

孔雀翎

KONGQUELING

赵丽宏经典美文 100 篇

ZHAOLIHONG JINGDIAN MEIWEN 100PIAN

赵丽宏 | 著

新 华 出 版 社

孔雀翎

赵丽宏经典美文 100 篇

赵丽宏 | 著

KONGQUE LING

ZHAOLIHONG JINGDIAN MEIWEI 100PIAN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孔雀翎: 赵丽宏经典美文100篇 / 赵丽宏著.

-- 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166-2844-7

I. ①孔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33833号

孔雀翎: 赵丽宏经典美文100篇

作 者: 赵丽宏

责任编辑: 李 成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封面设计: 臻美书装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**邮 编:**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臻美书装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3mm × 215mm 1/32

印 张: 10.75

字 数: 245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0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6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2844-7

定 价: 36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辑 会心一笑

水迹的故事 / 3

野菜、蝉和鳊鱼 / 5

海 量 / 9

童年的河 / 13

光明的心曲 / 18

小黑屋琐记 / 20

芋 / 24

亮 色 / 27

热爱生命 / 29
挥 手 / 33
愿变成一棵树 / 42
心里的珍珠 / 47
母亲和书 / 50
二寸之间 / 54
名 字 / 57
面 孔 / 59
会心一笑 / 62
电 话 / 64
鸡的故事 / 66
卖残忍 / 69
蛇 / 72
小 偷 / 75
儿子的生日 / 79
炊 烟 / 82
旅 伴 / 85
孔雀翎 / 92
哀 驴 / 95
与象共舞 / 98
绣眼和芙蓉 / 101
蜘 蛛 / 104
野 猫 / 106
家 鼠 / 108
麻 雀 / 112

第二辑 拨动心弦

音乐的光芒 / 117

弦上的河流 / 121

夜半琴声 / 124

合 璧 / 127

无形的手指 / 132

大师的背影 / 134

天地之间 / 140

大 海 / 143

回 忆 / 146

水 妖 / 148

不散的烟 / 150

多纳依的指挥棒 / 153

天光斑斓 / 156

茂丘西奥的悲哀 / 159

三重奏 / 161

灵魂的倾诉 / 164

音乐和画 / 166

听布里顿 / 168

小提琴和诗 / 170

伏尔塔瓦河 / 173

野蜂飞舞 / 177

心动时刻 / 179

至善境界 / 182
人生妙境 / 184
在天堂门口 / 188
莫扎特的造访 / 192
无言的回旋 / 197
独轮车 / 202
月光和少女 / 205
月光如泪 / 208
和古人对话 / 210
花 儿 / 213
拨动心弦 / 2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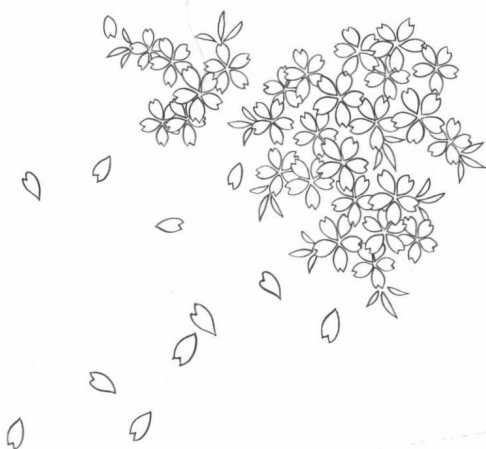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辑 异乡天籁

沉船威尼斯 / 221
寻找大卫 / 224
但丁的目光 / 228
米开朗基罗的天空 / 231
庞贝晨昏 / 234
雨中斜塔 / 237
万神殿的秘密 / 241
在柏林散步 / 244
音乐和诗谁也无法消灭 / 248
易北河畔的琴声 / 252
在贝多芬故乡听音乐会 / 255

欧洲最美的小城 / 258
萨尔茨堡散记 / 261
莫扎特在这里出生 / 265
冬 宫 / 269
雨中皇村 / 272
温暖的烛光 / 275
我曾经向布谷鸟发问 / 281
乌克兰歌者 / 283
巴比亚厄 / 286
地下修士 / 288
异乡的天籁 / 290
袋鼠和考拉 / 294
海的雕塑 / 297
夜海奇观 / 299
邂逅富士山 / 301
少女和雄狮 / 304
血与沙 / 307
特奥蒂瓦坎之夜 / 314
争夺死亡 / 317
鹰之死 / 321
关于玛雅的断想 / 327
遥望泰姬陵 / 330
天上和人间 / 334

第一辑

会心一笑



水迹的故事

对我们这代人来说，艺术曾经是一种不能多谈的奢侈品。这两个字和一般人似乎并无关系，只是艺术家们的事情。其实生活中的情形并非如此，艺术像一个面目随和、态度亲切的朋友，在你不经意的时候，她突然就可能出现在你的身边，使你她知道她原来是那么平易近人。只要你喜欢她，追求她，她总是会向你展示动人的微笑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在什么时候，她都会翩然而至，给枯燥乏味的生活带来些许生机。

小时候，我曾经做过当艺术家的梦，音乐、绘画、雕塑，这些都是我神往的目标。我可以面对一幅我喜欢的油画呆呆地遐想半天，也会因为听到一段美妙的旋律而激动不已。然而那时看画展、听音乐会的机会毕竟很少，周围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人和物，而且大多色彩暗淡。不过这也不妨碍我走进艺术的奇妙境界。

童年时代，曾经住在一个顶棚漏水的阁楼上。简陋的居所，也可以为我提供遐想的天地。晚上睡觉时，头顶上那布满水迹的天花板就是我展开想象翅膀的天空。在这些水迹中，我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山、树、云，还有飞禽走兽、妖魔鬼怪，当然，也有三教九流的人物，有《西游记》《水浒》和《封神榜》中种种神奇的场面。我经常看着天花板在床上编织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，睡着以后，梦境也是异常缤纷。

有一天下大雨，屋顶漏得厉害，大人们手忙脚乱地忙着

接水，一个个抱怨不迭，我却暗自心喜。因为我知道，晚上睡到床上时，天花板上一定会出现新的风景和故事。那天夜里，天花板上果然出现了许多奇形怪状的水迹。新鲜的水迹颜色很丰富，有褐色，也有土黄，还有绛红色。我在这些斑驳的色块和杂乱无序的线条中发现了惊人的画面。那是海里的一个荒岛，岛上有巨大的热带植物，还有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。有一个印第安人的头部特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。那是一个和真人一样大小的侧面头像，那印第安人有着红色的脸膛，浓眉紧蹙，目光里流露出忧郁和愤怒。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极大的羽毛头冠，是很典型的印第安人的装束。看着天花板上的这些图画，我记忆中所有有关印第安人的故事都拥到了眼前。那时刚刚读过笛福的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小说中那些使我感到神秘的“土人”，此刻都出现在我眼前的天花板上，栩栩如生地对我挤眉弄眼。在睡眼蒙眬之中，我仿佛变成了流落孤岛的鲁滨逊……

看天花板上的水迹，是我儿时的秘密乐趣，是白天生活和阅读的一种补充。谁能体会一个孩子凝视着水迹斑斑的天花板而产生的美妙遐想呢？现在，当我躺在整洁的卧室里，看着一片洁白的天花板，很自然地会想起童年时的那一份快乐。这快乐，现在已经很难得了。于是，在淡淡的惆怅之后，我总是会想，人的长大，是不是都要以牺牲天真的憧憬和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作为代价呢？

1990年2月

野菜、蝉和鳊鱼

最难忘的美味佳肴，常常不是在摆满山珍海味的宴席上，而是在饥馑困苦的日子里，在一些最简单的饭桌上，甚至没有什么饭桌，没有什么餐具，只有天籁为伴……

少年时代，常常挨饿，只要能充饥，什么都觉得好吃。在主食类中，那时吃过豆饼、玉米糊、高粱稀饭、麸皮馒头……在蔬菜和肉食类中，吃过许多叫不出名头的野菜，还有老鼠肉、猫肉、蛇肉……所有这些食物，几乎都是在饥不择食的状态下吃下肚去的，现在回忆起来，很难想起是些什么味道。只是鼠肉猫肉之类，回想起来不免有些恶心。不过也有使我终生难忘的绝妙美食。

一次，从城里到乡下去，和大人一起，在没有星月的乡间小道上走了十几里夜路。摸黑找到乡下的亲戚家里时，已是深夜时分。面对我们这几个又饿又累的孩子，乡下的亲戚犯了愁——他们拿不出可供我们充饥的食品。

“只有黄芽菜饿藤藤包子……唉，怎么可以给你们吃这样的东西呢？唉……”

说着，乡下的亲戚从灶台上搬出一个瓦罐，放在我们围坐的桌子上。在微弱的油灯火光里，看不清瓦罐里的东西，只能依稀看见一个个白乎乎的小圆球。然而这时已经管不得许多了，我们用手当筷子，抓起瓦罐里的小圆球就往嘴巴里塞。开始时，还没有品味出嘴里食物的滋味，只是觉得松软多汁，

极容易下咽，一口气吃下去七八个。等肚子里垫下了一点底，吃的速度便慢了下来。这时，才感到口中食物的味道。

这是一种我从未尝到过的鲜美和清香。牙齿只要轻轻一叩，包子外面那层薄薄的皮便裂开了，鲜美的汁水随即溢满口中，味道类似荠菜却又不同于荠菜的香味，没有荠菜那么浓烈，但比荠菜的清香更幽久，更值得回味。在这种清香里，还夹杂有豆腐干的味道，豆腐干末和稀松的菜叶混合在一起，变得有了糯性，咀嚼时齿颊间便不觉得空虚……真的，当时的感觉，这种叫“黄芽菜饿藤藤包子”的食物，是我吃过的最美妙的东西。

乡下的亲戚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嘴里喃喃地低语着：“上海人，怎么会喜欢吃这东西？”我一直记得她看我时那种惊讶而又欣喜的目光。

第二天我才知道“黄芽菜饿藤藤包子”的真相。其实，这本来应该是一种用豆腐衣作皮，猪肉糜作馅的肉包子。因为买不起豆腐衣和肉，乡下的亲戚便用黄芽菜叶作皮，野菜和豆腐干末作馅，把素菜当荤菜吃，求得心理上的一些满足。想不到，这假肉包，竟被我们当成了天下最好的美食。

黄芽菜，就是北方人说的大白菜；而饿藤藤，是江南田野中随处可见的一种野菜，有着细而长的茎，小而圆的叶，会开雪珠似的小白花。吃“黄芽菜饿藤藤包子”，是60年代初的事情，正是所谓的“自然灾害”的年月。后来到乡下“插队落户”时，我也曾无数次食用这种野菜。

在荤菜中，也有使我难以忘怀的美食。

小时候，有一次到乡下的舅舅家去做客。比我大两岁的表哥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，不仅是因为他会游泳，会捕鱼捞虾，会爬上大树去掏鸟窝，捉金龟子，还因为他懂得特别多。

他知道许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鲜事。

有一天，表哥问我：“你吃过‘牙乌子’吗？”

我以为表哥是在和我开玩笑。“牙乌子”，就是蝉，就是知了。在这之前，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蝉能吃。然而表哥不像是在开玩笑。当天，他就带着我去捉牙乌子。捉牙乌子的工具很简单，一根长竹竿，头上绕一些蜘蛛的丝网，只要把竹竿上的蛛丝轻轻往树上的牙乌子身上一粘，它就再也无法逃脱。只用了小半天，我们就捉到了好几十只牙乌子。

“这是用来做菜的吗？”我问表哥。他狡黠地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表哥后来如何处置这些牙乌子的，我没有看见。到吃晚饭的时候，餐桌上有一盘我未曾看见过的菜，盘子里是一些黑乎乎油亮亮的小丸子，形状既不方，也不圆，不知是什么。会不会是牙乌子呢？我问表哥，他笑着说：“不要问，你只管吃就是了。”舅舅和舅妈也笑而不答。我用筷子夹了一块，小心翼翼地送到嘴里，小心翼翼地咬下去，那丸子很嫩，也很香，而且香得特别，是我从来没有吃到过的美食。我一连吃了十几个，直到吃空了盘子。这时，表哥才告诉我：“你刚才吃下肚的，就是牙乌子。味道怎么样？”

这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吃蝉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吃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依然有很奇异的回味。不过，我也不想再重尝这种昆虫了，尽管我后来知道吃蝉在中国是古已有之。去年去山东，在孔子的故乡曲阜，当地的主人在请我吃饭时，餐桌上就有蝉，是还未钻出泥土的幼蝉，被油炸得金黄透明。看当地的人们吃得津津有味，我却一个也吃不下。

值得回味的美食，还有一条鱼。那是我流落在太湖畔跟人学做木匠的时候，十八九岁的年纪，身体正在发育，食欲

强烈，胃口奇大，似乎永远也吃不饱。当时饭桌上的菜肴，大多是素菜，有鱼有肉是极难得的事。

一天晚上，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一起去湖畔网鱼，手忙脚乱了大半夜，竟是一无所获。准备拉起最后一网打道回府时，网里却有了大收获——是一条二斤多重的大鳊鱼！人多鱼少，怎么办？有人提议：吃掉拉倒。对又冷又饿的我来说，这是一个绝妙的建议。可是怎么个吃法呢？又有人提议：用火烤。

于是，我们在湖畔生起一堆火，用树枝架着，在火上活烤鳊鱼。把一条大鳊鱼烤熟，不过是十来分钟的事，然而我觉得这过程极为漫长。那弥漫在夜空中的烤鱼香味，我至今还记得。鱼烤熟后，大家用手抓着分而食之。鱼肉的色彩和形状，我根本看不清楚，这并不重要。尽管没有任何佐料，然而烤鱼的鲜嫩和奇香，我却怎么也忘不了。

现在，鳊鱼在餐桌上也算是一道名贵的菜了。然而不管是多么高明的厨师来烹调，不管是多么高级的宴席，那餐桌上的鳊鱼，怎么也无法和我当年吃到的烤鳊鱼相比。在湖畔夜色中，抚摸着辘辘饥肠，就着跳动的火光，大口大口地咀嚼鲜嫩的、带着烟火气息的烤鱼肉，那是永远也不可能重复的经历……

1994年4月14日于四步斋

海 量

透明清冽的白酒，刚打开瓶塞，空气里已经弥漫着浓烈馥郁的香气。那些有着魔力的液体，在小小的杯里微微晃动，散发出诱人的光彩。酒杯“叮叮”地碰过几下以后，饮者的嘴唇才小心翼翼地和酒杯接触。说是喝酒，其实只是几滴几滴慢慢地啜，酒似乎不是喝进肚里，而是化作既热烈又清凉，既芬芳又苦涩的气体，在“叮叮”的碰杯声中悄悄流遍了全身。倘若有哪位豪迈之士，仰脖一口喝干杯中之物，便会赢得满桌的喝彩声：“海量！海量！……”

这种场面，经历得不少了。亲戚朋友聚到一起，少不了要喝一杯。每张酒桌上，也总会有一两个“海量”的角色，于是便平添许多热闹气氛。不过，真正的“海量”，也实在难得遇到，能喝上八两烧酒的，似乎已了不起，而且还常常以酩酊大醉作为代价。每遇到这种场面，每听到人们喊出“海量”这个词儿，我的眼前便会出现一个人来，一个我所遇见的最能喝酒的人。

这是我从前的一个邻居，一个瘦瘦高高的老人，严肃的脸上一对极大的眼睛炯炯有光，浓密的胡须终年覆盖着嘴唇和下巴。这形象使我联想起古时的侠客武士。然而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，一个研制耐火材料的工程师，有许多发明创造，在国内同行中是权威人物。那时我还小，见到他有些惧怕，惧怕的原因不仅仅因为他的形象，还因为他那